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12, No. 276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276-A楞嚴摸象記引

如經所言有諸盲人群手摸象其摸鼻者云象如箕其摸股者云象如柱其摸尾者云象如箒其摸腹者云象如石乃至摸眼則云如鼓風囊摸耳則云如倒垂葉摸蹄則云如覆地杯人執所摸互相是非觀者捧腹今日譚經何以異是佛已涅槃諮詢無繇出情識手為想像摸彼此角立如盲譏盲予實慨焉知己亦盲救弊為急因入盲侶與眾同摸唯首楞嚴於諸經中更多疑義由是諸盲競共鼓噪交臂[打-丁+(𠂔/日)]指莫可誰何爰取是經百有餘則略為剖析以例全帙而於餘經間附(一)二不復繁舉昔佛弟子各陳己見佛謂眾言汝等所說皆非我意然各當理足以利物則彼群摸除悖理者以理而摸雖不得象未嘗非象故不患摸唯執是患若虛其中不主先入會文切理理協文順厥旨自彰象之為象躍如卓如不於摸外別得一象如執所摸堅壁自持摸之彌勤失之彌遠祇增戲論成謗法咎則何益矣此特教事其譚禪者為摸尤甚或有摸馬謂是象者或有摸空謂是象者或有俱摸謂一切處咸是象者或於一切摸之不得謂無象者種種異見未易更僕願諸仁者反摸其眼得具眼已象不須摸。

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千佛澡浴日後學雲棲寺沙門袞宏書於翠竹山房

No. 276

楞嚴摸象記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袞宏述

△楞嚴經

凡看後解先置經文於案上使前後貫穿庶可尋討又此本為偶論楞嚴而作故楞嚴稍詳然亦止是於大義未明處眾說不同處或一段一句一字發其未發而不復為全部銷釋至於餘經僅舉數部數部之中僅舉一二條以見大意庶幾就正於有道非曰是己而非人也有罪我者乎我知明道而已不知其他也

○第一卷

譯經

此經般刺密帝稱譯彌伽釋迦稱譯語丞相房融稱筆授而古本此後有羅浮沙門懷迪稱證譯不知今本何以不載竊惟譯者最初易梵為華也譯語者成其章句也筆授者潤其辭致也而證譯者總為參詳校正也夫參校之功胡可少也後刻經者宜增入之。

科經

此經序正流通三分溫陵長水所定略同而正宗中開為見修證結助五科亦甚當理初見道分從阿難啟請以至宣勝義中真勝義性使行人最初明見自己常住真心以為修行準的也

二修道分從初心二決定義以至宣說神呪使行人依真見而起真修不於心外別有造作也三證道分從云何名為乾慧之地以至方盡妙覺成無上道使行人知因真果正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也四結經分從何名此經至汝當奉持使行人知五種名義攝今題二十字中也五助道分從地獄七趣以至微細魔事使行人正助交資乘戒雙急則能速到薩婆若海也中間細科或小不同亦無大礙後學只須遵古不必別立新科增益繁碎。

大佛頂。

大者法佛頂者喻法即常住真心佛頂者頂於人為至尊無上佛頂則尤為至尊之至尊無上之無上如悉達太子抱持之人欲見其頂彌仰彌高終莫能得是也此心豎窮三際不可量其短長橫亘十方不可測其近遠離諸相見亦復如是若悟此心則如來因地菩薩行門一言盡之矣有謂此經由佛頂放光宣呪故名佛頂此可乘帶旁顯而非正意又三字分釋即是三德大屬法身真如平等故佛屬般若智慧圓滿故頂屬解脫即相離相故亦即三大如次而分體相用故。

將毀戒體。

愚意此摩登伽將毀阿難之戒體也及觀合論補義先得我心此說甚為當理又令無賴僧不得藉口其益大矣故下云心清淨故尚未淪溺也然則何必神呪往護蓋阿難心雖清淨道力尚微而摩登志既堅強魔力偏熾相持既久無救無依則事或不測故須護也聖既示凡法應如是。

佛敕文殊將呪往護。

佛呪威神無遠弗屆何俟文殊將之蓋是一往且順法門儀式如天子詔亦假使臣賈告諸郡邑耳實則梵音纔舉聲徧十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文殊大智表擇魔歸佛返邪從正惟智為先導故也。

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初菩提是果次三是因末最初方便是因中先務緊要工夫也大意謂啟請諸佛得成道果之奢摩他三摩禪那其中最初方便門也方便斷屬耳根詳辨在後又此奢摩三摩禪那或有於經文中割截段落而作配合云某處至某處為奢摩某處至某處為三摩某處至某處為禪那意以從徵心至同別二見破妄顯真奢摩也從浮塵諸幻至十八界即妄明真三摩也從請問中道至七大文畢即妄即真禪那也又一說從徵心直至七大文畢總屬奢摩其三摩禪那復在向後雖各不同要之闡析三觀所歸發揮一經大旨美則美也但恐初學聞此或便死執如是字眼名目謂一部經妙專在是則不可也且三觀之義隨文皆具故稱曰妙假如以徵心等文屬奢摩似矣矣細玩之七處求心心不可得奢摩也其後復言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三摩也真心無處而含大地山河大地有形而曰妙心中物禪那也豈不三觀具足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屬三摩似矣細玩之諸相滅盡奢摩也諸相出生三摩也當處生隨處滅即生即滅禪那也豈不三觀具足以阿難請求中道了義屬禪那似矣細玩之佛言故我今時為汝開示第一義諦如何復將世間戲論云云則上文所示無非中道明矣況既曰禪那必從空假融會具足三觀

又不待論也若據初文如來將欲敷演三摩而言汝於奢摩微密觀照心猶未明因引此以證先說空次說假之意而判初文為奢摩次為三摩空假而中乃至為禪那等不知向後文中頗多單說三摩者如此下便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又云諸三摩提妙修行路又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又云因入流相得三摩提又云若諸菩薩入三摩地又云欲攝其心入三摩地又云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又云縱得心開似三摩地又云若大妄語則三摩地不得清淨又云令其身心入三摩地又云一切真實入三摩地又云入三摩地修學法門又云修三摩地求大乘者又云是清淨人修三摩地又云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又云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又云若得妙發三摩提者又云當住此處入三摩地又云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又云斯則如來真三摩地又云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如是單舉三摩提處皆直以三摩為大定豈拘局三觀必對奢摩而名假觀耶亦有一二處單舉奢摩他者例亦如是故知不必強割經文硬配三觀。

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

阿難以妙相非從欲生以此發心未為不是而不知即此亦復正是病根蓋內取己見外取佛相相見對待能所宛然豈非是妄夫如來之相摩登之相雖聖凡迥異而其為相一也執幻妄不真之相味常住不遷之心是生滅為因而欲求不生滅之果也然般若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今佛不以是直斥阿難之非顧詰其見與好樂生於心目方乃漸次破其妄心除其妄見者何也蓋善現解空阿難著相故且就窠打劫鋤其本根使彼之心逼至於無處安放彼之見迫至於無可奈何智竭計空情窮理極而忽然自得其本心也化導之妙一至於此。

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

最初徵心阿難擬心在內佛未竟其答即曰有三摩提等語者何也蓋阿難本意為求三摩提最初方便佛就其擬心在內處特為詰難當時若是皮底有血漢纔聞先見堂內便知須見身內不見身內便知心不在內心不在內便知亦不在外亦不在中間亦不在一切處又何待逐節推尋乃二乃三而至七耶故答語未竟而先舉此指阿難一箇入處此處得入三摩提最初方便一了百當矣而阿難大權示現若不喻其旨然重重問答不厭頻煩者為後人作則也。

爪生髮長筋轉脉搖。

舊解謂心胃內藏縱不能見爪脉外浮云何不知其意良是但外浮二字不順經文蓋此正破心不在內不宜說外良由爪髮雖全體彰乎外實從內而生長筋脉雖影現形乎外實於內而動搖則均之內物耳特其有生有長有動有搖比心胃等稍異故心胃誠為難見爪脉應可了知然終不能知心不在內明矣。

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

佛已應匿王之請何又言諸比丘從我乞食解者曰提獎阿難在赴請日為彼演法事應隔宵然經文齋畢旋歸提獎阿難至於佛所阿難見佛悲泣請法大眾俱時承受聖旨明是當日一會如何云是隔宵今謂佛具千百億化身一身受供王宮一身領眾循乞亦奚不可故宿齋古謂預齋於理無礙有說此據平日乞食常儀其義亦通但適來二字不似平日。

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

琉璃籠眼眼見琉璃眼根籠心心不見眼設許見眼眼乃成境但可根見境不可境見境汝前言彼根隨見隨即分別今眼屬境不能隨見分別則隨義不成故曰不得成隨如不見眼安得云心在根裏乎又溫陵云事理俱違者事即是喻喻不當法於事不順是事違也理即是法法中心無潛根之理於理不順是理違也。

外不相知。

長水云不字當是又字此說甚正而合論補義謂為不然則上下文義如何安頓此不字若是則下身心相知須作身心不知矣有是理乎然止辨明其義而不敢更易其文者古人慎重之意儒釋皆然也。

兼二不兼二。

溫陵初以根塵為物心為體末又以塵為物根為體前後相背似失檢點不必論矣一說首尾皆以塵為物根為體似乎有理然天如謂佛明言此之心體則體應專屬心故一說首尾皆以根塵為物心為體雖較穩順而兼義不明又為後人駁云經亦明言眼有分別有分別則非物故今融通以上諸說別解如左兼二者謂雙挾根塵而處其中也不兼二者謂兩離根塵而孤然中立也今言兼與不兼二俱不可以破心不在中也云何兼二不可心體有知非無知汝既言眼有分別色塵無知是眼同心體之有知而惟色乃無知之物也則心止應兼眼而曰雙兼眼色豈不物體雜亂夫物非體之有知體非物之無知心體正以有知敵對無知安得半有知半無知雙挾根塵而處其中耶云何不兼二亦不可汝既言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是心體依根塵而有也今兼二不成不兼根則非知不兼塵則非不知非知非不知心尚無有將何所指而曰此為在中之相耶故云心在中間無有是處。

當由不知真際所詣。

舊解云因前徵發乃知迷妄求詣真際或謂阿難此時尚未識妄今說真際亦屬妄心以下文猶認能推為心乍聞此不是心生驚怖故愚見謂阿難尚未識妄此說誠然但謂真際亦妄則不可蓋七徵之後阿難計窮求佛開示心之真實際分此有何過或又謂七徵文中並無妄字真字然最初文中獨不曰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乎則真妄二字在七徵以前顯露多時了也設阿難云我今已知真際所詣則真際誠妄今云不知亦復何礙若拘執太過則阿難前問菩提奢摩他亦應是妄。

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言此陀那識精雖名曰識而是識精實即本覺妙明之體一切諸緣無不從此出生但眾生隨逐妄緣遺此元明耳夫眾生從無始來終日在此本元明中而不自知乃成遺失如魚在水而不識水是則名為可憐憫者或謂不然以本有之明焉得遺失寧知迷其本有即名為失如力士珠非失成失不見向下經文佛言遺失真性顛倒行事。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間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見聞覺知都已滅却斯則外不隨於流逸內獨守乎幽間此幽間處莫便道得自本心蓋依然是法塵分別影事也本心似鏡法塵似物內之所守猶為明鏡中所現之影而已先德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世人觀此已知見聞覺知為識神而既滅見聞覺知將謂不落識神矣寧知質以今經亦復是識神稟窟生死根本也雖然千百人中且無一二至此即至此十箇有五雙坐定擺不脫放不下嗟乎此幽間處埋沒古今幾許豪傑參禪祕要盡洩於是學人勉之哉。

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泊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

此處文義甚難銷會舊解雙斥凡小言凡夫不知身境有動見性無動無足論矣然身亦不動汝今云何以動為身境亦不動汝今云何以動為境故曰於常計無常也雖亦有理但如來此處方許其悟客塵二字正應以動為身以動為境故兩印以如是奈何忽爾反斥其非況前後文了無照應似乎自語矯亂今別為一解只順經文略加點掇佛意謂今此大眾以搖動者名為塵以不住者名為客故觀阿難頭自動搖動搖者塵也客也見無動也又觀如來手自開合開合者塵也客也見無動也云何如是明知以動為身以動為境矣却乃自始泊終念念生滅既順生滅則迷性真而以己隨物既失性真復迷境空而認物為己甘受輪轉豈不哀哉為順經文作如是解未知是否。

○第二卷

垂手正倒。

舊解豎手為倒垂手為正一說垂手是倒以後文如我垂手等無有異為據然經文雖止是如我垂手四字意則通該前文若云如我上來垂手示眾一段因緣非專指垂手也請以喻明頭以下垂為倒故時時上豎手既亦以下垂為倒何不亦時時上豎乎又一說手無正倒一時首尾相換世人妄見生正倒想以後文名字何處號為顛倒為據此說亦佳但非經正意良由下文棄海取漚認漚為海本末翻覆故名顛倒則知海者喻真漚者喻妄妄身在於心內如一漚至微真心徧乎身外如海水至廣棄真取妄認妄為真身心顛倒所在正在此耳與觀手者正倒錯亂何以異哉或謂合論亦云垂手是倒曰合論何可盡從也如前七徵中文外不相知古人謂不字當是又字其理甚正合論云當是不字而文義畢竟不通下文辨見展轉五重合論非之亦不當理。

晦昧為空(云云)趁外奔逸。

長水以晦昧為空至結暗為色配三細次聚緣內搖配前二粗次趁外奔逸配後二粗為煩惱道畢有非之者然此配合三細多說不同今長水所配下文因明立所等處陰入界大等處迷妄有虛空等處皆如是說前後經文語意符合蓋渠從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中悟入故認取如是而孤山以文殊覺海性澄圓偈文與此相對而釋意頗合亦顯長水非無據而云然前後文義互為照應未可非也又愚意三細六粗本出起信而將論合經不必拘拘逐句逐字的配但取

大意可也良由佛為法王於法自在或隨時增減開合辭不必同而理實無二太拘則反成齟齬況本論中三細六粗共成九相既而明血脉則又成八既而原染起則又成六開合增減彼論自不拘死法引之者獨可拘死法乎。

一迷為心。

一迷為心者明此不是心迷惑無知錯認此虛妄以為我心也則知我自有真心也何者上文晦昧為空空結暗而為色色雜想而為身內搖外趨昏昏擾擾即於此時認為己心自此一迷為心便生執著決定惑為心在此身方寸之中牢不可破寧復知此心廣大圓滿含裹虛空周徧法界乎顛倒如是故名為可憐憫者有人謂此處是一迷為心下文某處文是二迷為心又至某處文是三迷為心其說甚謬。

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

第二月者非真月也何故不還蓋第二雖非真月然真月外更無二月此第二月即從真起明眼人固直下見真月矣見精雖非真見全體即真亦復如是。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長水展轉五重合論直說本意要其歸結總是見既非物云何非汝真性耳二說一意何必相非。

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

此即重躡上文而斷之也溫陵所解極明言既此在前之見實是我心而能見物則彼見乃我而此身非我見在物而不在我是物來見我而非我去見物矣有是理乎。

指非指。

或謂指非指是莊子語非也何不看文中連有十處指字一云非無指示二云舉手指陳三云確實指陳四云指陳示我五云舉手所指六云指皆是物七云則汝所指八云受汝所指九云應有所指然後十云出指非指蓋佛令阿難指點何者是見何者非見故曰出指非指可指者是物非見不可指者是見非物出者是非雙泯也問莊子不可用乎肯綮亦莊子語也答用固無害但此指不是莊子一馬一指之意何可扭捏強合其肯綮等自非此例故用無害蓋經本梵語譯為華言不用此間文字則終成梵語矣何名為譯有闡提人言佛經剽獵老莊果爾則譯佛以覺伊尹早已曰予天民之先覺矣譯修多羅以經易詩書等早已名經矣則覺字經字亦是剽獵儒典乎其說不通無俟多辨。

諸外道種說有真我徧滿十方有何差別。

此疑佛說見性周徧十方外道亦說我徧十方差別安在下文惟廣說因緣自然不剖此疑者何也蓋外道所計不出斷常二見今說緣因自然兩非則斷見常見雙破而又非和合生非不和合則情窮理極諸計消亡真我自顯故云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是佛之所謂周徧也豈外道妄見執有實我徧十方者可同日而語哉。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見見古有正解言能見即今見物之見也則下之見字成所見矣見見之時是見也非尋常見物之見也故曰見非是見一說謂豈有真見復見妄見之理二見字平看一真見一妄見此說似是而非二見平看則之時二字無所著落又下文云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如何銷會試以本經語例之經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今例云將見見如來何不自見見又經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今例云不自見物以見見者如是則其義不辨而自明矣。

別業妄見同分妄見。

舊解別者一人妄見也同者多人妄見也混而不明隱而不暢未有發揮者然溫陵有說云別業者起惑之異同分者感妄之同會解失錄故講者忽焉但溫陵略出其意而止今更為詳言之譬如世人造種種罪人各殊科喻之如別後羅王法共入一獄喻之如同今日起惑者隨心而造妄業也造業別其因由故名別業曰感妄者隨業而受妄報也受報同其劑限故名同分近又一說別者見根同者見境亦異舊說覽者詳焉。

進退合明。

經云吾今以此二事進退合明而舊解從此處過經文一百餘字直至如彼眾生處方曰進同例別一病目人處方曰退別例同進退雖顯而隔前大遠似為不妥溫陵以法喻互舉為進退合明頗覺穩當但合明則得進退未協近索隱謂且置同分而舉別喻次以法合復置別業而舉同喻次以法合舉者進也置者退也兼此二說其義甚備。

譬如有人(云云)其人無故瞪以發勞。

有謂上有人人字屬菩薩下其人人字屬眾生此說非是上下即是一人。

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擊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

溫陵孤山皆以瓶喻妄身空喻識陰淨覺乃添出譬如有人之人喻業合論非之是也合論又云空喻識者無分別為真空有分別為識陰也瓶內之空局故有分別與外空異也塞其兩孔溫陵謂妄分同異不知何名同異今謂塞孔者恐物出瓶外也而瓶有兩孔兩孔俱塞者保護之極其至也空非出入之物而慎塞之喻識本虛幻而保持虛幻命根惟恐其失也千里用餉者喻多劫飄零死此生彼也。

○第三卷

前矚塵象歸當見根。

此破見不從空生也若從空生則空必前矚塵象乃名為見蓋空為能見塵象為所見今此眼根實在我面則我乃塵象矣空應反歸而見我之眼根如其不能見眼則前矚塵象之義不成矣安得見從空生。

見聞逆流流不及地。

依孤山解穩當見聞逆流者五根順流惟意能旋其見聞逆流而緣五塵以其逆流故攬塵而為憶也流不及地者如是逆流所不及之分際則闐然懵然而無所緣以流不及故失憶而為忘也。

聲來耳邊。

耳之有聽經明言非聲來耳邊矣今以事證之有可疑者假如鐘鼓樓介乎城南北之中央南風作則北城聞之而南不聞北風作則南城聞之而北不聞風送聲而人得聞如何道不是聲來耳邊人多於此草草看過無發難者愚意佛言寧有錯乎聲定不來耳邊心定徧周法界但諸眾生粘湛發聽失本妙圓局而礙之束而小之是以風順則聞風逆則否反為境使而不得自在耳之過也非聲之故也以是推之隔垣聽音響遐邇皆可聞亦復可難既垣不礙音何為城內一人面城而語城外一人附城而聽乃杳爾無聞乎此亦同前蓋耳之過也非垣與城之故也是以耳通者徹聽或聽一世界乃至恒沙世界而無盡也。

此摩所知誰為能觸。

凡物須一能一所彼此相感然後成觸則一有知一無知也今以手摩頭手與頭各各有知將以誰為能觸乎若手為能觸頭則木石也今頭亦有知何得名觸若頭為能觸手則木石也今手亦有知何得名觸此明身之覺觸皆虛妄也問手摩頭固不成觸矣若手摩外物豈不成觸答是亦妄分能所也然此意人所難明故借頭手引起畢竟身觸虛妄皆如頭手耳。

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恒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

上文言此識若從色生色滅應與俱滅識既俱滅則空獨存誰識空者若色滅時識不俱滅則識獨存無色為侶誰界空者今又重申上意言不但識存無界假使隨色變滅則識已變滅亦誰與空為界者不但識滅不應識空假使識不變滅則恒常與色一體與空無干誰識空者反覆較量眼識不生於色明矣。

合則中離離則兩合。

承上文眼識不從眼生不從色生矣既不分二處而各生得無兼二處而合生乎然汝欲合之彼則中離矣蓋眼自屬有知色自屬無知有知無知兩相敵對如之何其可合也若汝欲離之彼則兩合矣蓋眼根必合色色塵必合眼而後識生其中兩相和會如之何其可離也合之則離離之則合此之體性渾然雜亂將於何處立共生之界乎前明眼色虛妄今言識亦虛妄故曰三處俱無。

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為同為異。

舊解初句識心是意次二句是識但初句明標識心何得作意今謂仍以初句為識下二句為意以意屬思量亦能了別也蓋云今此識心與彼意之思量義乃了別義同乎異乎若識同意則識即意何得云意之所生若識異意則識乃無知與意判隔何得云意之所生若識異意而又能思量了別則意無知而識有知應當反識乎意而為識意又何得云意之所生同之不可異之不可識非意生何疑焉而謂以意為界者非也一說識心與思量之意俱能了別既俱能了別則同矣何得又問為同為異既俱能了別則有識矣何得又問無識有識或謂意思量識了別今說意兼了別何也蓋心意識三古稱義可通用如金光明言意根分別一切諸法則意兼了別有何不可。

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此節當在空則同無後)。

如上微妙開示自決擇心見以至發明五陰六根六塵六識七大皆即如來藏心因此了知自心常住不滅此是一經大旨趣大眼目誠得此心則我常為主萬法為客長安雖鬧我國晏然彼摩登伽猶如妖狐忽遇明鏡竄伏無地尚安所施其魔力耶。

自汝整衣云何倒拂。

此文因自汝整衣四字故解者不一今只依文順釋其意自顯蓋此是明風不生彼面也言風若生於彼面則當從彼至此拂汝阿難然今此風自汝整衣現拂於彼既風生彼面何為不順拂汝而倒拂彼耶故知風決不生彼面也若以倒拂屬阿難則非明風不生於彼面乃明風不生於阿難袈裟矣。

見覺無知因色空有。

或謂此言見覺無知下文舉見覺空頑作對則覺乃有知上下矛盾宜以上覺字屬身根下覺字屬知覺雖似有理然不應一覺兩解今謂無知者非實無知也以此引起因色空有一句蓋色空不現時見覺寂然宛似無知因色空現而後見覺有知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問我者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實無知誰答問者兩無知相比意極痛快。

性見覺明覺精明見。

時解七大作一例看初地大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言真妄本同一性全性之色即空全性之空即色猶言全濕之波即水全濕之水即波也今此見大云性見覺明覺精明見照上一例文小異而意實同也言全性之見即明全性之明即見也乃至識大云性識明知覺明真識亦言全性之識即知全性之知即識也真俗交互七大一例溫陵後二大與前五不同時解為是又地等四大用空字麤細之謂也空大用覺字無情有情之謂也見大用明字見乃妄明明者真明也識大用知字識乃妄知知者真知也。

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

此明識必不生於空也若生於空則非相非見夫識應在相見之中今乃處此相見兩非之地將頑然一空歟空則畢竟同無既無矣識何由發將實然有是識歟有則同於何物既非物矣識何由發縱許發識而空本自無分別則其所發之識應與空同豈有分別乎識不生於空審矣。

不歷僧祇獲法身。

獲法身吳興謂是實證其說甚詳長水溫陵孤山諸師皆同此說蓋是分證法身不言五分究竟也即不通指大眾言阿難證亦復何礙其以阿難後卷文中僅證二果為礙而曰是解非證又是佛神力故暫俾得見今皆不必作如是解只依前來諸師言證法身後卷僅證二果至文自有詳辨。

舜若多性可銷亡爍迦羅心無動轉。

舜若多空也此有二義其一空決不可銷亡今欲極言心無動轉取以相形言空尚可銷心必不動如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之類也其二一人發真歸元虛空消殞則實說空

可消殞心不可消殞如海水可竭須彌可傾之類也劫壞之時海涸山崩非喻說也。

○第四卷

善為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

即上四科七大皆如來藏心不空不有即性即相超三界過二乘至妙至玄最尊最上名第一義諦彼四加亦有第一之名而多世字故通小乘。

猶如聾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本所不見何況得聞。

文有三轉世間洪音人所易聞蚊蚋之音音之至微一也至微之音自近聽之則猶可聞今遠百步二也遠聽蚊蚋聽耳之人猶或難之今復聾者三也如是則蚊蚋之形且不能見蚊蚋之音又何能聞乎以法合之微妙諦理旨趣幽玄如蚊蚋音一也地位遼隔如越百步二也根性狹劣猶如聾人三也如是則此妙諦尚不能知其所在況能與之默契乎只順理順文其意自明有人謂蚊蚋身表真諦蚊蚋音表中道第一義諦夫聲聞見真諦成果何云本所不見又音從身出亦何得分屬二諦於理不通。

性覺妙明本覺明妙。

舊解以妙明明妙為寂照照寂其意雖正但明可云照而妙字云寂覺未穩蓋妙者通有無兼體用而圓融不測之謂也何專以屬寂今助一解性覺妙明者言此性覺是極妙之明蓋寂而常照之明故稱妙明也本覺明妙者言此本覺是明之極妙者蓋明雖照而未嘗不寂故稱明妙也則妙明二字既不敵訓寂照而寂照之意自在其中矣又性覺本覺小異大同性者性分所具不可遷改故本者本來自有不煩造作故或作真妄對說者非。

汝稱覺明(云云)性覺必明妄為明覺。

此文大意为欲發明本清淨心所以出生山河大地諸有為法者皆由妄起明覺而致然也故先舉平日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之語而問富樓那言此明覺義汝作麼生會為是性本自明不須再覺而稱為明覺耶為是性體有所不明必待覺之而後為明覺耶富樓那意以覺不明者為是因言不明須覺方有所明若便以不明為覺則無所明矣佛乃順其辭而示之曰汝謂不明為覺則無所明矣無所明則無明覺矣汝言似是然汝但知明不可無猶未知無明之與有明兩俱非也良由若有所明則非真覺矣不可也若無所明則正屬無明矣亦不可也蓋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故也有明亦非無明亦非必如何而可因斷之曰性覺本自必明特因起妄而為明覺故不可耳如不起妄則覺明正妙湛明性也亦有何過一說性覺之體以其必明因此成妄則病在必字於義亦得於文不通或又引下文覺明為咎以證其妄不知覺明本無咎因起妄故非咎成咎則兩說異而不異。

覺非所明(云云)無同無異。

此處配三細亦復多說不同會解載吳興評斷謂資中長水等以熾然成異至無同無異配三細其說非是而以因明為業立所為現妄能為轉然起信所言業相能所未分而今有能所二說俱有未安況由明而所而能則不應所先能後不曰業轉現而曰業現轉其說亦有所礙若云

業相中不妨說有同異則資中長水等說亦是若云能所同時不妨說有先後則吳興所說亦是今依溫陵以妄為明覺為業相而後不盡用之乃融諸說為一說曰性覺必明此一法界真心也妄為明覺已屬業相而下曰所曰能曰異曰同曰無同無異俱是表顯業相一動以後有如是種種差別却不必板定編排次第等級則三細之意隱然在中而又不犯如上兩說礙處愚見如是更俟高明裁之。

交妄發生遞相為種。

溫陵謂妄覺感於五行故交妄發生遞相為種如土水生木而曰相待成搖木土生金而曰堅明立礙等雖甚有理但經止言四大恐不必入以五行又言我尅為妻必夫劣妻勝而後生子雖曰者家有據之論然此等語經中罕言及之不如只用四大為正蓋四大所該者廣舉四大而五行在其中矣更有略說載竹窓隨筆中。

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

富那疑諸大勢不俱徧故佛即虛空為喻知虛空不拒諸相則知識性不礙諸大矣諸相泛論一切有人謂日照則明下七句的指前文七大而云日照是火大雲屯是空大霽澄是見大氣凝是識大等湊合而成七大夫日配火大猶可其空見識三者配合甚為無理太虛空一句已是空大如何又有空大則成二空況雲屯與日照相對蓋言此空中日照則明此空中雲屯則暗此空中霽澄則清此空中氣凝則濁雲也霽也氣也皆空中物與日風一例何得雲配空霽配見氣配識也若言晦昧為空故以雲屯則暗屬空此甚不通既是雲屯則暗必然雲散則明是虛空本不暗矣何得云晦昧為空又引經言識動見澄故以澄屬見則佛何不直說是見而以霽喻見凡此七大何不都取一喻乎又言識動則氣凝夫凝者定也定則不動如何以氣凝喻識動此斷斷乎不可者也又引吳興註云譬前藏性本非七大而不拒彼七大以此為據故配七大不知吳興明說是喻汝今云何作實法會經意蓋言即彼空中不礙諸相如我性中不礙七大也是舉一空大中所有之物而作喻也便泥此文硬作配合圭峯所謂豈識喻焉者也不唯不達經意亦不達註意矣又以下文中宵雲霧表佛涅槃不見明曜表入涅槃時火大不現夫雲霧為涅槃則涅槃乃昏暗不明之相矣涅槃而火大不現則藏性乃拒彼火大發揮矣有是理乎況向後佛自合法云真覺妙明亦復如是(云云)其說甚顯何須此處穿鑿扭捏。

而如來藏本妙圓心(云云)是即非即。

溫陵帶上文滅塵合覺故發真妙妙覺明性接下而如來藏本妙圓心最得經旨言雖滅塵合覺一多小大相攝相入起大神用而實如來藏中纖塵不立非一切也雖非一切又萬法悉備即一切也雖即一切又互泯互存不可思議也尚何疑七大之周徧法界而不相陵奪也哉其本妙圓心元明心妙妙明心元三句舊解初真次俗次中其說相承已久唯合論補註以本妙圓心為總次非一切則如來藏元明心妙也次即一切則如來藏妙明心元也一是空如來藏一是不空如來藏而云不必定配三諦其說甚當蓋元明心妙妙明心元不差一字而文略轉換空假之意便隱然可見言此本妙圓心中一切俱非者則元明心妙本如是照而常寂也此本妙圓心中一切俱即者則妙明心元本如是寂而常照也故二句皆結屬上文但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八字

似上下無交覺孤別耳今云即一切也妙明心元又雙離雙是者也。

非明無明明無明盡。

諸經十二緣生滅止曰無無明無無明盡今每句多一明字遂眾說紛然溫陵謂明無明者緣覺欲翻無明而為明也一說二明字屬觀智觀此無明生觀此無明盡也一說上明字屬真從真出生無明也下明字屬智以智還滅無明也今融會而折衷之二明字俱作真明之明明無明者由真明而起之無明也而言非者如來藏中本無如是由真明而起之無明也明無明盡者由真明而起之無明盡也而言非者如來藏中本無如是由真明而起之無明盡也雖多二明字原只是無明無無明之意耳。

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眾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

諸說不同今直據經文其義自顯經明言以是因緣世界相續以是因緣眾生相續以是因緣業果相續而鞠其因緣則覺明空昧相待成搖等為世界因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等為眾生因緣欲貪殺貪盜貪等為業果因緣因親緣疎一如常說又總結云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則均之無明妄見而已或疑文中云殺盜婬業三緣斷故三因不生似因緣正屬三業然殺盜婬三乃業果一因緣耳文雖止此一句而意該世界眾生若曰如殺盜婬等也。

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

舊解菩提涅槃果位尚遠苟非歷劫辛勤何以能得今解不爾謂承上文極談生滅因緣自然和合皆為戲論直饒做盡伎倆不出戲論二字必至情亡惑罄見謝執空死盡倫心方堪湊泊由是而知菩提涅槃尚遙遠在非恃汝歷劫辛勤所可修證雖有多聞廣學將安用之徒增戲論而已狂心歇處戲論亡時無意求之妙果自獲故前云何藉劬勞肯綮修證也庶與上文融貫照應。

流變三疊。

此中合數諸說不一有以三世積累重加根本為說者有以五根五塵為說者有以十善十惡為說者而溫陵吳興直以一十百千增倍合之較於諸說似為明白簡便蓋界四世三彼此相涉以三乘四以四乘三俱成十二是一疊也即此十二一各變十則成一百二十是二疊也即此一百二十十各變百則成一千二百是三疊也而人在世界之中身所居止前後左右其數亦四身所經歷已歷今歷當歷其數亦三三四四三亦兩相涉而成千二百也世界虛幻互互發生故云織妄世界世界曰器世界我身所有世界曰眾生世界咸以妄成而自然有此千二百功德六根各具然六根性中本同而以對六塵用分全闕良由時方選擇圓通似有優劣耳若夫豪傑之士根根功德無不具足。

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旁觀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謂三分中止得二分也蓋前二百後二百共成四百左二百右二百共成四百四方之隅共成四百是三分也後方不見少其二百後二隅不見少其二百千二百中共少四百故曰三分之二。

雖得六銷猶未亡一如太虛空(云云)說空為一。

溫陵謂須陀洹人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六銷其未亡一謂是法執孤山謂是未亡涅槃資中謂是尚迷六根而為一體今謂只消用本色語經云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茲乃已銷六和合却守一精明也然下言除器觀空寧欲除空耶蓋不病其空病執有一空也執有一精明亦猶是也併一俱亡方證心體。

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

向也粘妄發光是由前塵所起知見也則其覺明明覺必循乎根由是六根各成違礙今也脫粘內伏伏歸元真是不由前塵所起知見也則其本明耀性不循彼根特寄根以發其明性而已由是六根互相為用是則向之於根乃是實依今之於根不過權寄實依則賴根而根為王故非眼不見非耳不聞無眼無耳便成聾瞽權寄則無賴於根而心為主故眼能作耳耳能作眼無眼無耳視聽宛然。

○第五卷

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無為無起滅不實如空華。

凡重頌多體貼長行長行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吳興即真即俗之解欲影射下文真妄而稍涉牽強掌珍論前二句破有為後二句破無為意亦影下然味經文上下語意總是發明有為本空其妄真同妄之語蓋以真尚不立何況於妄極言妄之必空耳解此當以溫陵為正而會解失錄今略記於此溫陵曰真性之中有為之法皆空則根塵亦空此頌根塵同源也緣生之法皆幻則縛脫亦幻此頌縛脫無二也起滅無則妄識亦無此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也今更為貫串其義真性之中有為悉空所以然者以有為皆因緣所生故如幻也如幻故無為無為故無起滅無起滅故如空華也。

言妄顯諸真(云云)是故若交蘆。

此承上文言有為皆幻將無為則真乎然言妄祇為顯真言真姑以對妄妄真同妄耳而別真別妄所謂辨空華之濃淡爭兔角之短長者也故真與非真兩非則能見所見安在能見根也所見塵也中間識也若相若見俱無實性豈不若交蘆之互為依倚而其中實空者哉一說即交為空非蘆中空今兼用之又顯諸真有人解曰顯眾真以真有多種故不知諸者猶乎也於也其也文理不通自不必論況止可眾妄歸一真安有一妄對眾真乎其不通尤甚。

當於結心。

諸說多指中道為結心蓋以文中左右牽掣為斷常二邊故也然前後文都無此意唯溫陵謂是狂心其說似勝今更為闡之左右者解於結之末也故勞而無功結心者解於結之本也故逸而有成良由虛妄狂心迷而取境因此成結此結心也若不於此結心中解其餘解法左之右之捨一取一終莫能得則所謂斷常空有等種種諸法又盡攝於其中矣。

結不同時則結解時云何同除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此屬上文)此根初解先得人空(此屬下文)。

結解次第非眼結解已次解耳結次解鼻結之謂也良由六結不能一時齊解必須一根先解次五根者任運而解也又有以人法為結解次第者其意雖佳但與上文意不相協文中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此一句當屬上文是允可阿難之辭原在根上而分次第此根初解二句當屬下文應別是一意蓋上明結解次第已竟下明結解所得之功能也或又難云結之解也縱許次第結之成也寧有次第而經稱巾以一縮得一結名二縮得二結名則今日成眼明日成耳乎成結不喻六根何疑於解不知喻非死法有剋實喻者有彷彿喻者六結不同時彷彿喻六根不同位也結不能一時並解彷彿喻根不能一時盡消也試玩經中一則曰斯第六名終非第一二則曰如何令此六結亂名三則曰六結不同四則曰此結非彼彼結非此根之異位意可見矣若據母腹受胎則六根生起亦有次第可言而非今正意也若據發通者或既得天眼乃得天耳或既得神足乃得他心則六根神用亦有次第可言而與此略同也是故譬喻不應膠泥死法若泥死法則經云六解一亡而六結解已一巾儼然安得亡一況佛明言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曰隨曰擇非泛舉也正一根在先次及其餘而以是知六結定配六根何緣更立他說其人空法空自是六根上之人法也根根有人法二執亦根根有人法二空也前輩釋此其旨皆然但不點破上下文段落後人將佛言如是一句聯串讀下致斯難耳愚故以此根初解二句為起下文別是一意也先得人空等雖有先後而法爾如然非其本意故欲先此後彼也註引濁水沙土其意自明蓋菩薩本意在斷無明自然羶垢先落無先後中之先後也。

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惟垂大悲惠我祕嚴。

承上賜與華屋請乞入門佛已指陳二決定義今於決定義中又復蒙佛開示慧覺圓通雖已悟知一六亡義猶未的曉圓通本根乃思多劫飄零何意今得值佛如失乳兒忽逢慈母可謂奇際良會實大幸矣若復因此際會之道終成不虛而使所得密言但只同於向所悟之一六亡義則圓通本根依然不知與未聞開示有何差別故願佛大悲更惠祕嚴以成就最後開示也上云悟知下云本悟上云蒙佛開示下云最後開示前後照應明白。

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為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

方便斷屬耳根蓋此經自阿難幾陷婬室如來神呪攝還中間始則曰得成菩提最初方便次日最初方便誰為圓通次日汝今各說最初方便次日從何方便入三摩地次日何方便門得易成就次日方便有多門次日詢我諸方便次日自餘諸方便次日方便易成就如是重重所說方便其文義皆與耳根圓通照應體貼無可疑者又華屋之喻阿難言要因門入門者方便也隨後便說二決定義其一則審因心謂不生滅心也即聞性也其二則審業本謂六根中誰為圓通也即耳根也意甚明顯。

既不洗塵亦不洗體。

塵字一說不洗垢塵一說不洗水塵體字一說勝義根一說浮塵根浮塵可洗勝義不可洗一說初塵次根次識三皆空寂為悟水因今謂言塵是垢亦不妨言體是浮塵根亦不妨不配根塵識亦不妨只重在悟水因耳因者由也本也此水洗塵乎塵自無體隨洗隨失何塵被洗此水洗體乎體屬四大彼自洗地及水火風何體被洗外塵內體內外既無安有中間為水洗者夫觸

之為義本為水之與我兩相交涉而得觸名今皆無之觸果安在無觸而觸觸實無觸非因非緣及與自然本如來藏妙真如性故曰妙觸宣明也雖然此亦義解將此當悟尚未尚未。

樂見照明金剛三昧。

樂見者深切好樂而願見乎照明之相也略似修淨土之作日觀也夫瞽人目雖不自照明而今以心目樂見樂見之極忽得照明此之照明體無時昏物莫能蔽不失不壞故云金剛也。

我念有知知此深痛(云云)寧有雙覺。

方足痛時心作是念木石無知則刀割香塗了無所知矣我今有知知此深痛蓋痛者吾足而吾更有知此深痛者在也如是雖有覺知之心以覺此深痛而求吾本原清淨覺心不見有痛者不見有覺痛者雖然我又重思惟之現今有痛者有覺痛者夫痛者一覺也覺痛者又一覺也則我一身寧有雙覺真疑既起攝念反觀理極情亡忽然之間身心空寂也緊要在寧有雙覺上正禪宗參究工夫身心忽空則是悟處身空故無痛者心空故無覺痛者純覺遺身身心俱遺不言心者省文也。

說多姪人成猛火聚。

大三災水從貪致火因嗔生今以多姪為猛火者何也良以法無定相請以喻明彼多姪者自其姪心漸潰潤生死根則喻如水自其姪心昌熾枯清淨種則喻如火無不可也例嗔亦爾自其嗔心猛烈炎炎不可滅則喻如火自其嗔心洶湧滔滔不可禦則喻如水亦無不可也又不必將冷煖氣三事配水火風以重在火大故蓋人身氣有冷煖以多姪心醞釀薰蒸諸冷煖氣悉皆成煖今以正念周徧審察氣從何來因何成火觀力所注此諸氣者化為神光神光內凝向之欲火今成智火向之火者熱功德藏今之火者燒煩惱薪故曰火光三昧。

窺窓觀室惟見清水(云云)我後出定身質如初。

月光正入水觀童子以瓦礫投之遂致心痛難者曰幸是瓦礫止令心痛脫其時投以刀劍寧不破肢體碎腸胃乎是不知經言初成此觀未得亡身以身存故因有小苦以觀成故雖有小苦終無大害縱投刀劍亦止心痛不能傷也又身未亡者身水猶二有我之身同彼水也身已亡者身水為一求於我身不可得也既無身矣復誰能苦之經義分明無俟多難。

心重世名好遊族姓。

只消說求世名利遊世族姓不必配以名相等蓋人唯不悟唯識故背心逐境若了唯識則攝境歸心視世間名聞利養一切萬法如夢如幻尚何惑著者哉而名相等在其中矣故不必配。

○第六卷

入流亡所。

入流二字諸說不同一說流者法性流一說流者生死欲流一說流者三心中等流一說眾人隨流而出今此反流而入反流而入似合反聞自性但前偈中入流成正覺彼意應是入法性流以法性對聲塵不入聲塵而入法性即反流意故從第一說。

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一說菩薩觀眾生苦惱故悲觀眾生即佛故仰一說悲屬菩薩下憫仰屬眾生上慕二說俱未穩只依古解悲仰皆屬眾生悲者悲己沉淪仰者仰他救度眾生悲菩薩與同悲眾生仰菩薩與同仰所謂以萬物為一體又云痾瘵切身又云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意正相似。

如幻聞薰聞修。

萬法虛妄唯是一心聲塵本空聞性常住於常住心中一切聲塵及與萬法悉皆如幻以此如幻法門始於聞中薰習終於聞中修證無作而作作實無作隨緣應用本體如如不動不搖不失不壞此三昧者名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也。

若諸菩薩入三摩地(云云)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

此三十二應與法華大同小異彼俱稱得度平等無二此則種種差別初菩薩獨覺緣覺聲聞梵天則云解脫解脫者即彼經得度也次帝釋諸天等則云成就成就者各滿其本所欲也梵亦天類而例居解脫者以離欲也又天等以下云出倫脫倫者厭本倫而欲超之也又眾生樂人修人者承上天龍八部中有樂生人道者也上言欲出未委出此樂生何所故今日樂人也所以樂人者經云諸天嘗自思我何時當得人身生釋迦如來法中受比丘戒裴相國亦云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耳人之為貴明矣故樂生也或疑均之三十二應何得兩經不同不知菩薩利生有百千萬億種種方便況此小不同乎。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自猶獨也凡人聽音只觀其音今不獨觀音而復觀其能觀音者如是旋倒聞機反觀自性則了無諸妄性是一真覓樂尚不可得有何苦惱所謂照見五陰皆空度一切苦厄者是也以此神力加被眾生故眾生聞菩薩聖號之音而一心觀之專注不捨皆於苦惱而得解脫觀者即持念之謂也而有二義但以事觀專持名號解脫世間苦惱而獲安隱兼以理觀反聞自性解脫三界苦惱而得涅槃此與法華不同彼屬菩薩觀此屬眾生觀也一說菩薩以反觀自性之力能令眾生脫苦則觀其音聲一句似無著落。

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

上言刀斷斷壞次言割水吹光夫割水不能壞刀似與上意不合何也蓋此各為一義上明能斫之刀反招自損此明所斫之體曾無所損云何無損如割水而水不痕吹光而光不動是也故與上文語若相悖而意實相成也。

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

由從耳根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此入法性流得三摩地也圓照者一照一切照即圓通也以從觀音故不曰圓聞而曰圓照緣心自在者凡夫心為緣礙而不自在今緣隨乎心心任乎緣無不如意觸處自在所謂他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也因此三昧自在力故入法性流得三摩地。

覺海性澄圓(云云)知覺乃眾生。

覺海者以覺性澄湛圓融喻之如海元妙者以圓澄性絕諸對待不可思議故曰元妙合而言之是名圓澄元妙大覺海也此覺本自常明無照無不照是真照也所謂本來無有世界眾生者也無端於真照體上忽生一念妄起照用局為所照此照立而真照隱矣真照既隱遂成妄想妄想未起空覺不分今因妄想乃有虛空即此空中妄想之澄凝不動也則成國土妄想之靈明有知也則成眾生圓澄元妙之覺海於是乎失其初矣故必假方便門入歸元路而復其初也。

明前不明後四維虧一半。

以四正方言之全不見後是明前不明後也依天如正方各具二百功德則三方止具六百矣以四隅方言之見前二隅不見後二隅是四維虧一半也依天如隅方各具一百功德則二隅止具二百矣故成八百維者方隅之總名對方則維者隅也。

神通本宿因何關法分別。

目連神通從旋湛生今揀之謂神通本於宿因非關依法分別修習而成彼其旋意識而復妙湛亦法分別也況始聞迦葉談說因緣深義由之發心既屬因緣則不離物不離物則有所著而安得為圓通也。

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

佛明言不知常住真心是以流轉又明言生滅為因無由得不生滅果則念佛乃無常生滅法也薄淨土而不修者不亦宜乎此勢至念佛因緣彌陀疏鈔中已發大意而專銷彼經無暇及此此義若不辨明初學必成疑阻有不容終嘿者昔吳興謂勢至都攝六根則所念之佛必通三身然其子母相憶多就應身故指同無常生滅也意謂法身念佛者自證真常不生滅法今是應身念耳此意固善而尚未盡如來法王於法自在時當耳根則一切法趨耳而眼等諸根皆在所揀時當眼根則一切法趨眼而耳等諸根復在所揀四科七大萬法皆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彼耳根所以為常為不生滅者以聲有聲無聞性不隨之而有無也獨不曰念起念滅念性不隨之而起滅乎惡得謂念佛為無常生滅法也且據此方教體則云然耳故世人徒知今經獨貴耳根不知他經云此五根者意為之主則耳根不圓通歟世人徒知此經獨尚觀音不知他經云正法眼藏惟付迦葉則觀音不得正法歟持百千萬億觀音名號不如一稱地藏則觀音不足稱念歟喻如夫子云吾與點也未聞顏閔之見棄也又云君哉舜也未聞堯禹之不君也敬母而慢父譽日而毀月拘人曲士之僻見耳尚何足以語圓通哉。

毗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三決定指戒定慧莫見下文殺盜婬妄各云決定明誨便謂是殺盜婬況妄語亦曰決定明誨則四決定矣又決定字亦不必泥前文云有二決定義豈亦指殺盜婬耶然必曰毗奈耶中者何蓋言律中所明三決定義者決定戒為最先決定定依戒生決定慧依定生也所謂二字緊緊接下良由以戒為本故曰毗奈耶中。

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

噬臍一說用莊子如鸚噬臍喻悔之無及也一說經云如噬臍人不曰獸而曰人則指人不能自噬其臍喻趨之莫及也而上云求佛菩提下云欲誰成就則第二說較切。

○第七卷

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水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

身口意三意乃其主今心與口同名枝葉者何也蓋為門不同故也語生起而原其內外則意為根本內起意業外發身口故語罪垢而斷其重輕則四重為根本重乃最急輕可稍緩故一是生起次第門一是罪垢較量門也又四種律儀已有妄語何以又曰口四上四種中是大妄語故下口四中是小妄語故。

建立道場云何結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

當以清淨軌則四字為主而分四段第一壇場清淨軌則從大力白牛至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止第二享獻清淨軌則從取白牛乳至燒令烟盡享佛菩薩止第三像設清淨軌則從四外懸幡至使其形影重重涉入止第四禮誦清淨軌則從七日頂禮至汝問道場建立如是止皆取其潔淨精微整齊嚴肅而已所有表法且依自古諸師其中或一二牽強者亦不必盡依也有人更以己意別立表法牽扯附會硬配天台十乘觀法理極不通況無旨趣著甚來由費此心力只如第五知通塞中以蓮華表塞以香爐表通夫蓮華出污泥而不染自古取其清淨解脫自在虛通乃以為塞理云何通其一如是餘可知矣何況此之壇儀次第又恰恰與彼之十乘同一次第乎智者時楞嚴未至十乘之說非為楞嚴設也何扭捏如是。

取白牛乳。

前文乳酪皆禁今取乳供養者何也此有二意一者心異二者物異心異者前是奉己今乃奉佛如絹帛等比丘禁服然亦奉佛故物異者前是常牛今乃白牛白牛之乳最潔淨故又此牛雖出雪山雪山亦不恒有蓋瑞物也故其糞可用塗地。

一百八徧。

經云一時常行一百八徧是行道旋繞數非誦呪數也有謂踰姪他唵下九句方是呪故一時可誦此數然經說常行不說常誦又不曾明言呪止此九句故。

十方如來因此呪心(云云)悉得清淨。

悉怛多般怛囉華言白傘蓋是全呪之名題謂之呪心者以此是無為心佛所說心呪故經中或曰心呪或曰呪心其義一也又此呪密藏中之精要如人身百體之統乎心也有說此六字在一呪之正中而謂之呪心然以前後文約之又非正中謬可知矣因此執此乘此以下十段所重在呪言呪有廣大神異功德故十方如來無不因此執此乘此乃至傳此以成種種妙用佛且然況凡夫乎今略為十喻因此呪心者此呪諸佛之母是出生如來之真種子也故佛必因之以得菩提執此呪心者此呪具大威神是斷邪惑之金剛王寶劍也故佛必執之以制魔外乘此呪心者此呪運載眾生脫離生死是出火宅之大白牛車也故佛必乘之以應塵國含此呪心者此呪包羅萬德是具足法財之真寶藏也故佛必含之以轉法輪持此呪心者此呪總持一切善惡諸法是無上覺皇之正印也故佛必持之以受記記人依此呪心者此呪為安隱功德之所住處是離怖畏之尊勝幢也故佛必依之以救苦濟厄隨此呪心者此呪隨順覺性是從心滿願之如

意珠王也故佛必隨之以徧供恒沙聖賢行此呪心者此呪通達無礙是千聖萬賢所共適之通衢也故佛必行之以攝親因而開祕藏誦此呪心者此呪究竟圓滿是法王詔告萬國之嚴敕也故佛必誦之以成正覺而入涅槃傳此呪心者此呪永存不滅是普照世出世間無盡之大明燈也故佛必傳之以垂化萬世以上十種如華嚴十十法門十者數之成故舉十以表無盡也有人將此十呪心轉合法數如因此則云是正緣了三佛性執此則云是實相觀照方便三般若乘此則云是理隨得三乘以下共配十箇三法恐初學信受遞相傳流不得不辨何者佛本教人持呪今都派作別法本所持呪反成無用以客為主其過一也呪是密教今成顯教教體違反其過二也試以呪文從頭點檢何處是正因何處是緣因何處是了因如不能派則成虧論其過三也經言書寫此呪貯於香囊或於宅中或帶身上明是祕章如王密語不得宣泄若果三佛性等何不直說使人解義其過四也因此乘此屬三因三乘猶有兩字相同其他執此之為三般若持此之為三菩提等殊無意況其過五也依此呪心謂是苦惑業三道然此三是惡法却牽扯三善法以除滅之迥異餘九於理不通其過六也若云有文字呪有實相呪此指實相既指實相只宜以楞嚴大定當之不宜妄立為十蓋呪本是一持誦之功有十而呪未嘗十也其過七也既云十箇三法則其梵語應一一別豈得一種梵語而成十類華言其過八也若言經有七常住果夫經文止云七果何得扭而為十每果渾成一語何必劈而為三經自經呪自呪何乃割經附呪其過九也此之十法分屬出何經論何佛所說及何菩薩之所闡析若其無據安得杜撰匹夫矯詔罪在不原如何法王容可僭擬其過十也慎之哉。

二十八惡星而為上首。

大集經佛明二十八宿攝護國土養育眾生如何舊解以今所說二十八惡星當之假如第二亢宿云主出家求聖道者則是吉祥福德之大善星矣又八大惡星中如羅孛誠為凶曜彼五行未必皆凶故知今二十八等或別有所指佛未明言不敢強為之說。

云何名為乾慧之地。

上文讚嘆神呪功德如是廣大阿難聞已不云我當一心持呪乃問乾慧四十四心而至等覺者何也蓋經言或有宿習不能滅除應持此呪則知呪為修道之助乾慧而至等覺是正修成佛之大綱大要也。

云何名為眾生顛倒。

或見此文結處云由此建立世界眾生謂此統論二種顛倒其云何名為眾生顛倒之文當在後段今不須爾蓋世界眾生兩不相離眾生必依世界而居世界後因眾生而起言眾生不妨先說世界喻如言草木亦不妨先說大地也況下文世界顛倒亦帶說十二類生兩相交互其義明甚又見下文世界中有十二類生復疑此世界是眾生分中世界亦非也由性明心者言眾生何所由由性明心也性明心者一法界真心也此性明心本非凝然之物其體圓融而能隨緣是以因明故發性妄故見生而從無成有矣此能有所有實非因所因言能有無能因所有無所因也既無因所因自無住所住即此無住建立世界眾生此處未有世界眾生由此為建立之根本也故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云云)故有眾生顛倒。

承上文性明圓故而言迷自本性圓明乃生虛妄雖云生妄實無體妄既無體妄即是真更將誰復汝欲復真欲已成妄故曰非真真如既知非真猶自求復如知是幻猶自求幻終竟無有故曰非相何名非相凡所有相不過生住異滅身受心法而已非生非住異滅可知非心非法身受可知於本無中虛妄成有展轉發生此之生力起惑造業造業感果生滅相因無有窮已是則名為眾生顛倒有配三細者不如只取大意如前所說不須逐句逐字相配又有以非真求復配七識八識者尤為不通。

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云云)為一旋復。

因動而聲而色而香而觸而味而法次第歷然而諸解不出其由有謂六中隨舉其一餘五從之則經中次第似為浪說何不曰色聲香味觸法乎惟長水引前文覺明空昧等釋之頗於次第相協惜前文止有從聲至觸而味與法無文可引耳然差勝諸說也窮十二變為一旋復者上言因味知法換一知字便接意根次接六亂妄想則六境六情共成十二十二週已更動有聲而至味法名一旋復則循環無已也。

枯槁亂想。

枯槁則無想曰枯槁亂想者何也又次云精神化為土木金石既化土石為有輪迴為無輪迴若有輪迴世間土石皆當受身六趣若無輪迴何云無想羯南流轉國土蓋枯槁云者特其妄想暫遏不行如草乍枯根本未絕時至復生則知彼之妄想潛伏於中未嘗無也精神之為土石亦是以頑定力而成頑物頑定力過緣觸情生依舊流轉。

○第八卷

是人即獲無生法忍。

此方漸次便曰無生如何乾慧之前已齊八地之位蓋所稱圓頓行人者正謂此也前云顛倒妙圓真淨明心具足亂想次云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則知最初便於本原心體以為因地從真如而出亂想從即真如之亂想而入真如念念已在真如雖無生法忍今未即獲而勢在必獲無足疑者故違現業文中不但曰禁制使不流逸而曰旋元自歸旋元自歸者一旋轉力何藉劬勞旋何所歸還歸自己圓頓法門四字之中攝盡無餘矣孤山之言曰漸次者事漸理圓不同偏漸於六即中乃名字中修能成觀行乃發真似也從名至真一以貫之妙哉言乎。

名信心住。

十信位多結住字孤山謂是初住分開則信即是住吳興非之是矣然不必泥此住字蓋此經四字成文故信心念心慧心定心皆有住字中間精進心不退心獲法心迴向心皆無住字至第九戒心第十願心復有住字隨句長短加減住字其理明甚不然既初住分開句句應有住字何或有而或無也蓋此住即是位分之意非信住行向地之住也又瑜伽師地論以地前諸位共為一位十地等覺為十一住如來為一住共十三住均結住名足可為證。

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

不必苦苦與前之乾慧究同究異蓋同而異異而同者也但順經文看去其義自顯今逐字釋之是覺者等覺也始獲者言前之乾慧但發其端倪而未獲其全體今始獲也金剛心者言是大乘心中之慧也乾慧者言未與如來妙莊嚴海接也乾慧而必曰初者正明最初之慧歷信住行向地至此而始獲其全體也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則異而同而因非是果果非是因則同而異也。

如是重重單複十二。

諸說不一溫陵以乾信至等金為十二天如謂其既以金為能歷又以金為所歷於義不順吳興以信住行及地為單十迴向為複十加乾慧等覺為十二天如取之然其湊合未甚安妥而單複義亦不快唯長水以乾慧暖頂忍世等妙各各獨一為單信住行向地各各有十為複合之十二而乾慧之單次以信住行向之複此複後又次以四加行之單此單後又次以十地之複此複後又次以等覺之單乃至妙覺故曰重重其說甚妙。

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此五十五亦有多說惟吳興謂除前乾慧不敘但由信位至等覺為五十五又自辨云經言真菩提路則顯乾慧非真妙覺非路此說最當。

是經名大佛頂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云云)亦名灌頂章句諸菩薩萬行首楞嚴。

此五名者隨取其一皆可名經譯人撮略摺摭會其大意而立今名庶幾該括五義矣有人謂此一部經從一至十挨次配合經題某卷至某處為大佛頂某卷至某處為如來密因乃至某處為修證了義某處為菩薩萬行是不知五名皆可名經也使譯人昔取第一為題則將曰某卷至某處為悉怛多乎某處為無上寶印某處為如來清淨海眼乎或取第二三等亦復如是而向來挨次配合皆失之矣豈理也哉。

斷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

合論謂阿難及諸大眾得第二果故言斷除修心六品煩惱其言雖合教相但楞嚴一經至此五十五位而入妙覺上文已結經名自後皆名助行則亦至矣盡矣而所證方止於此何名此經大乘了義教耶惟溫陵謂是增上頓斷不同小乘其九品之中所餘三品佛地方斷似得其旨蓋三界九地地地各有九品煩惱今經文不曰欲界六品而曰三界不但曰煩惱而曰微細煩惱蓋盡三界而言之乃最後一地之六品矣若曰世尊滅後阿難為迦葉呵責方得無漏今此應在二果是則是矣亦有二義可辨一者阿難下有大眾二字不宜以一人之故例抑群聖二者阿難大權示現前後出沒無定亦不可一途而取也。

想明斯聰情幽斯鈍。

情想均則為人類矣而人有聰鈍之不同者蓋想屬明情屬幽明主聰幽主鈍想雖等於情而想之明有力則明勝而為聰情雖等於想而情之幽有力則幽勝而為鈍又聰鈍且舉其一推而廣之想正斯善情偏斯惡想平斯慈情陂斯刻想高斯剛情卑斯柔例皆然也有說想與情各

得五分是為均等其五分以上為聰其五分以下為鈍則不均等矣。

從地涌出。

六報俱云入於地獄獨此從地涌出而入地獄則似先在地獄又涌出而復入矣蓋六根惟鼻具出入息吸則下入呼則上出故其神識覺得從地涌而上又從上墜而下方入地獄也從地之地非地獄也。

惡業同造入阿鼻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云云)見見一根單犯一業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

此分五等其一同造者六根十習具足兼造而造又同時也其二各造者雖具足而先後不同時也其三身口意三業造殺盜淫三惡也其四三業中二犯三惡中二也其五三業中一犯三惡中一也故地獄從重而漸輕也曰造曰作二事何別造者始於六根發起惡業也作者次於六境成就惡業也見見一根稍難銷會且依吳興謂能見之眼及眼所見專在一根也一說上見字作現見一根也其意亦通但現字見字俱無謂。

參合柔類。

或疑以恨為因從地獄畢而蠱鬼而毒類而至人中為狼類則因果相似矣何傲因者從地獄出展轉至人乃為柔類傲與柔反今為柔類者何蓋報有多種有宿習報有反對報則兇狠者化為虎狼貪婪者化為羊犬是名宿習報奢侈太過者化為貧窮狡猾罔人者化為愚癡是名反對報今屬反對蓋傲者昔藐視乎人柔者今為人所藐也柔非溫和善順之謂乃怯弱委靡人人得而易之者也。

堅固服餌(云云)堅固草木。

服餌草木二事似同而異服餌曰食道胡麻蓮芡之類也食所常用故草木曰藥道黃精松栢之類也藥所常用故食道止可延年藥道乃能輕舉溫陵不應以藥餌代服餌藥是第二種中事。

堅固交邁而不休息。

十種仙始於服餌終於變化蓋後後深於前前者也其第九交邁不可如古解以內坎離外男女為說此交邁純是內事彼書所謂取坎填離抽鉛添汞乃至龍虎烏兔嬰姪黃婆等皆喻也尚不許以心腎為離坎何況男女房術乃下品之下清菴所謂貪淫男女嗜利者為之是大亂之道也安得已當第九超前思念隣後變化而反作鄙陋猥褻之邪功耶經云此等亦於人中鍊心但不修正覺三昧故不離妄想不出輪迴耳使其得遇如來正法一點化之當必有了悟者如呂巖真人之於黃龍是也。

壽千萬歲。

南嶽大師發願文其中一則曰作長壽仙見彌勒二則曰得長命力求佛道三則曰為求大乘入深山願速成就大仙人南嶽應化聖賢何所求乃楞嚴所不取良由彼之本願為見彌勒為求佛道為學大乘非為長年故又言不貪身命發此願也豈世人寶惜幻軀希冀長生之比哉然其中又有外丹內丹之說愚人見之或起邪見初學但宜篤信今經佛語南嶽所云姑置之可也

。

於邪姪中心不流逸。

非謂不斷邪姪但弗流逸而已蓋謂於邪姪法中能制其心不邪姪也不得錯會經文助發邪見。

上升精微(云云)三災不及。

兜率欲界四天曰上升精微曰不接下界曰三災不及說者謂俱指內院似矣然本天無竟不言及之理今細味之當是意在言外言正當本天分位者不待論矣其有超越倫類上升精微乃至三災不及者雖云內院總之皆號兜率陀天也。

○第九卷

加以明悟。

經言清淨禁戒加以明悟雖云明悟非明心悟道之謂也特悟欲之不足貪好而已下文若於捨心發明智慧成阿羅漢入菩薩乘此之發明方是正悟。

無量淨天(云云)名徧淨天。

無量則徧今分前後淺深者何也蓋前言身心輕安則外之形骸內之思想二處皆淨故云無量乃徧身心之無量身心之外未淨也後言世界身心身心正報世界依報依正咸淨方名徧淨。

其中惟留阿賴耶識全於末那半分微細。

合論及長水疏謂半分微細屬六識而上二句接下稍難溫陵諸師皆以半分微細屬末那而溫陵判此處無復六識則下文識心都滅須通八識不然既六識已無當滅何識予向據溫陵謂都滅識心未亡識性故通八識無礙今思終是未妥乃取前論疏意更為貫穿其說言此中六識麤分已滅唯留根本賴耶全體末那與六識不緣色空但內緣之微細半分而已至下識心都滅方滅此半分也雖然半分微細上須得與彼六識四字方好或者有脫文乎一說六識流注亦未盡滅且據大分而云滅實似滅而非滅也。

彼之天王即是菩薩遊三摩地。

非彼天王決定盡是菩薩也華嚴經云初地菩薩多作閻浮提王二地輪王乃至六欲天王及大梵天王等多之一字言多分如是則亦有時乎不然矣。

一人發真歸元。

真對妄言元對末言真雖本具隱而不發逐妄流逸迷不還元今則發起真心復歸元本也真元之地纖塵不立如何虛空不成消殞。

此十方空皆悉消殞。

前言終不聞爛壞虛空矣今云虛空消殞前後語似矛盾何也此有二義一是虛實相對門世間實法有生必有滅虛空無形不生則不滅故虛空未聞爛壞也二是真妄相對門以萬物對虛空則萬物皆妄以虛空對真如則虛空亦妄迷妄有虛空復真無虛空矣故虛空亦可消殞也

是知虛空本無存泯存泯由乎自心迷心成境者虛空歷然即境惟心者虛空安在故一人之虛空消殞多人之虛空不消殞兩無礙也長安雖開我國晏然則一人之國土晏然多人之長安自開亦兩無礙也。

見其宮殿無故崩裂大地振折水陸飛騰無不驚懼凡夫昏暗不覺遷訛。

行人入禪之際諸魔自然見其宮殿崩裂大地振折本陸飛騰群物驚懼而凡夫昏暗不覺遷訛然此境界惟魔見而人不覺者固以其昏暗矣人雖昏暗比物為靈物既各驚人反不覺豈以人而不如物乎今謂不覺者非全不覺如木石也特不覺是行人三昧神力之遷訛耳彼世間山崩地震等人亦與物同怖懼故又遷者動轉訛者怪異以三昧時乃凡聖變易之秋正邪交戰之候故轉動不寧怪異不測也。

如摩登伽殊為眇劣彼惟呪汝破佛律儀八萬行中祇毀一戒心清淨故尚未淪溺此乃隳汝寶覺全身。

律儀者戒也八萬行中之一行也此逐句與下文相對摩登眇劣對諸魔熾盛只毀貪欲一戒對墮汝寶覺全身未盡有漏之小果對發真歸元之大心小果而失其本有如民庶之家凋敗猶未足言大心而喪其成功如闕闕之門籍沒良可嘆也。

當在此中精研妙明。

色陰中日精研妙明日內外精研曰究竟澄徹曰研究深遠曰研究精極如是數語直揭參禪緊要真實工夫不厭重疊學人所當凝神殫思猛著精彩處也色陰若盡雖四陰宛然於佛菩提全未全未而實破竹之勢已張倒峽之機莫禦斬關奪門進入有路祇恐得少為足自畫不前耳然破此色陰大不容易非是說了便休行人須努力死戰一番始得。

其時魂魄意志精神除執受身餘皆涉入互為賓主。

醫經以魂屬肝魄屬肺意屬脾精屬腎神屬心今日互為賓主與道家所云三華聚五氣朝水火交金木併如是等語何別此有二義一者彼由作如是因得如是果今經則惟是精研自性無心求之而自得之者也二者彼方以為玄妙耽著不捨今經則不作聖解雖有之而漠然若無者也此其所以異也。

觀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

不須以抑按等對四分煩惱只就文順說義自明顯初觀察者審究妄心之起處也次抑按者於其起處而遏捺之也然我固抑之彼未必伏次降伏者隨其所抑皆從順也又恐暫時降伏後復跳梁次制止者更為防範使不動也今為一喻觀察者如訪賊也抑按如已捉獲降伏如已服辜制止如又加約束也如是重重處分超越過甚故妙明逼極煥散發見致虛空成寶色也虛空寶色即自己心光也。

其心離身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

神仙家出神與今所說意略相似而實不同彼有心求之此無心得之彼自謂妙用此不作聖心與前同也初色陰中少選之間身能出礙者欲出也次色陰中遙見遠方逼極飛出者漸出也今受陰中去住自由無復留礙者妙於出也復想陰中其心離形如鳥出籠者妙之又妙而能

上歷聖位得意生身也彼書有陰神陽神之說色中二處未別陰陽受陰所說彷彿陽神想陰所說則非彼陽神所及矣雖彼屬妄想精魂此修正覺三昧根源自殊然總之止是破得色受二陰想行識三居然未破亦何足奇而生奇想便言證聖鼓發魔事不亦宜乎。

前無新證歸失故居。

此言前無新證歸失故居憶魔生焉下言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憂魔生焉此二何別蓋境同而所以當之者異也一是見其前後雙脫不欲守前不欲向後從中別求一路是以晝夜撮心懸思掛念而憶魔入也一是見其前後雙脫又欲守前又欲退後二念交發不知何從是以計無所定徬徨愁悶而憂魔入也。

於精明中圓悟精理。

此言於精明中圓悟精理次下於明悟中得虛明性此二悟字乃是破色陰而見受陰受陰將空覺得胸中精一虛朗是受陰中之悟耳餘後三陰尚爾迷昧而行人有至此便謂得悟大事了畢蓋不知此。

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

六十聖位依孤山三漸次乾慧十信十住十行十向四加十地等妙共六十位此於諸說似為穩當又孤山泥經言雖未盡漏四字遂以七信八信十信判意生身然經言從此凡身上歷聖位得意生身正明圓頓行人即凡身而歷聖果耳況歷者聖位之階級途路言從此定然證聖不日今即是聖也亦何礙焉准楞伽三種意生身初在三地四地五地次在八地終在九地以往何必疑其太高而判以信位耶例如無生法忍八地方名正得而不妨初住即曰悟無生忍亦猶是也。

貪求契合。

此想陰中求善巧求經歷求辨析求冥感求靜謐求宿命求神力求深空求永歲此九或非急務至於求契合者乃欲融會妙理何故亦起魔事要之病在求之一字及貪之一字耳善乎先德之解曰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希求契合擬心即差從是天魔得其便故至哉言也雖然若忘機失照則沉死水又宜辨之。

讚嘆行姪不毀羸行。

想陰文云讚嘆行姪不毀羸行此頗難解有謂讚彼行姪不毀壞羸行何況細行則以羸行屬善邊事文義不通蓋毀字二用一是毀譽之毀譏謗也一是成毀之毀廢滅也古訓毀為隳隳者廢也滅也如仲尼隳三都是也此二句是二事一者於姪欲法反加讚嘆二者於諸羸行安意為之不復隳滅羸行者羸陋鄙褻之事稍次於姪欲即僧殘之類皆惡邊事也。

○第十卷

夢想消滅。

般若心經五陰皆空方曰遠離顛倒夢想今此僅空想陰亦曰夢想消滅者何也蓋語同而義之淺深異也今此且據想之一陰而言經云晝則想心寐為諸夢故想滅則夢滅夢想滅故寤

寐恒一也而所滅者本陰之融通妄想耳行陰之幽隱想識陰之微細想未滅也彼經五陰皆空其云顛倒夢想則不止融通而幽隱微細畢盡矣故此經識陰中獨曰顛倒微細精想顛倒字正與彼經顛倒脗合是可為證又彼經究極而言凡夫於無常計常此夢想顛倒也二乘於常計無常此夢想顛倒也菩薩多劫修六度萬行而不入華嚴大威德法門此夢想顛倒也乃至一念之無明流注一念之夢想顛倒也豈獨夢寐云乎哉此經則夢乃實夢何以故以正較量五陰則五重次第有劑限故。

如波瀾滅化為澄水。

此澄水為對波瀾而言瀾大波也波瀾雖息水未停流流似不流暫名澄水如後文識陰妄想中言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其明證也然不妨亦可喚作澄水但貴知之莫起上慢未得謂得。

死後俱非起顛倒論(云云)死後俱非心顛倒論。

此下二節吳興謂前節雙亦後節雙非雙亦則俱是矣經始終言俱非何得添入俱是又自救云文義且寄雙亦夫文義雙非甚明何必為且寄之說蓋前節以三陰對行陰明言三陰有而非有行陰無而非無結尾云死後有相無相者省文也有相則非無無相則非有也是第一箇俱非也次節推廣從色受想以及世間一切萬法皆悉遷訛有而非有無而非無者也於此盡能曉了故曰通悟非無則虛失其虛非有則實失其實是第二箇俱非也如是望於後際冥冥沉沉渺渺漠漠道有不得道無不得莫知所之故曰後際昏瞢無可道故。

內外湛明(云云)內外明徹。

前文識陰區宇中諸本云內外湛明一本云內內湛明長水謂內之又內猶深而又深也且向內言至識陰盡方曰內外明徹此亦有理而前後都云內外亦自無礙蓋識陰未盡故止曰湛明是雖明而未徹至識陰盡方曰明徹也湛明僅如止水澄清明徹方似琉璃含寶月也宜從諸本內外。

合開成就。

古解根合而不分界開而不隔義猶未快今謂合開是敵對語如總別闔闢之例也向也行陰雖盡識陰未盡則六門具在特制伏而不馳逸耳今識盡則源竭水乾炭灰火滅始得消磨六根如水已消渾化而無質礙也如鏡已磨瑩淨而無垢類也六門消磨故合開成就合者此之根門雖行布成六六處未嘗不一返流歸源則精明獨存更無餘物喻如鉞鑊釵釧為一金也是之謂合開者此六根門雖圓融成一處未嘗不六從體起用則門門相通無有隔礙喻如一金而為鉞鑊釵釧也是之謂開合開自在名成就也然下節方在識中何亦曰能令己身根隔合開乎蓋止曰合開不曰成就猶屬乍合乍分乍開乍隔如何便得互用故第五節亦但是六根互用中已得隨順而已隨順者向而不逆將得而未得之稱也。

廣化七珍多增寶媛恣縱其心生勝解者。

七珍曰廣寶媛曰多是窮奢極欲也又中雖云自己所化然亦不應恣縱其心如何四陰已盡之人更作如是去就蓋求菩薩乘利他心切亦有留惑潤生者但留惑潤生非是小事乃深智

弘願過量大人方優為之其或智慧稍疎願力稍弱則其端一開其勢莫禦始猶有主終遂沉酣尚自不知執為勝解謂己恒與欲俱不受欲染喻似久沉廁溷穢惡浸淫過者掩鼻却道身在旃檀樓閣如李赤然豈非魔哉。

聲聞緣覺不成增進。

五十種魔終之以聲聞緣覺夫羅漢辟支聖果也何為亦與魔列耶吳興謂是二乘違中道理起界外邪見夫違中則皆墮於偏界外之邪是亦邪也故等之以魔而實與前之魔異經云外道邪魔所感業終墮阿鼻獄其在聲聞緣覺則但曰不成增進而已蓋得少為足不復求進而安於小果者也梵網不受菩薩戒者皆名為惡習學二乘者皆名為邪其意亦猶是也所謂同條而異致者也。

識陰若盡(云云)入於如來妙莊嚴海。

經謂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如是乃超信住行向以至等覺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此極則語也孤山泥能入二字乃以七信配位愚謂經意蓋言金剛乾慧也從何處入從此六根中入也即此便入非循序漸入也此數語禪宗直指闡露已竟如云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又云一超直入如來地正此意耳與前受陰若盡上歷六十聖位其意各別彼言歷此言入從下望上之謂歷和身已到之謂入也。

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圓滿菩提則似有所得故即繼以歸無所得也菩提原未曾失今云何得菩提原未曾殘缺今云何圓滿菩提原無處今欲何歸歸無所得而已是之謂真得真歸真圓滿也。

知妄所起說妄因緣(云云)元無所有。

上言彼虛空性猶實妄生因緣自然豈得非妄所以然者由其知萬法皆從妄起故於妄中說妄因緣而此妄者若其本有則因緣亦有若妄元無彼因緣者元無所有因緣亦是假立何況不知諸法從因緣生求其生而不得推而委之自然是益增其妄計矣。

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

合論補註云儒曰知命道曰復命佛曰傳命其意蓋謂三者義同然此三實異不可不察也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死生有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則窮通天壽之謂命非今所謂命也若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理性之原於穆不已之天命亦非今所謂命也道家或以臍輪為命蒂或以丹田為命宮或對性而言則元神為性元氣為命亦非今所謂命也今所謂命識暖息三事相依而成命也息依暖暖依識息絕然後暖滅暖滅然後識去識也者暖之元息之本而命之所由立也全舉則三約言則一識盡之矣故此經言縱汝形銷命光遷謝命而曰光正識之謂也識之動為想因我心屬想故受生之際隨彼當生父母之想而以我之想合彼之想兩想相投由是入胎則前陰之命轉而為後陰之命如嗣續然不至斷絕故名傳命若心非想則為類既殊氣味各別寧有水傳火火傳水牛傳馬馬傳牛之理乎是以妄想盡則生死盡。

湛入合湛歸識邊際。

上湛字是行不流逸下湛字則湛了之體如前文言以湛旋其虛妄又曰反流全一又曰伏歸元真意正如此而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正八識之邊涯分際也又前行陰中如波瀾滅化為澄水此水非真即此湛爾此湛合湛乃識境界而行人乍獲輕安尚謂得道何況至此四陰已滅惟識獨存豈不暢然自謂已證涅槃寧知此湛正生死微細根本此之不盡暗長潛滋由微而著由細而巨依舊再為螻蟻從頭復作蚊虻直須澄之又澄淨之又淨如萬丈清潭水天一色方是到家消息耳得少為足烏可哉。

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此在禪宗所謂頓悟而漸修者也四句二義皆上一句指示下一句重明言此五陰之滅有可頓者有不可頓者可頓者理也蓋理無二致人自迷源故乘此一悟合併消盡更無遺餘如持火炬入於暗室一明盡明寧有次第乎不可頓者事也蓋事有萬殊勢難兼舉故從淺至深次第而盡如治垢衣重重浣練漸漸瑩潔寧可頓盡乎然頓悟之理是即事之理非二乘斷空之理也漸除之事是即理之事非凡夫著有之事也頓悟即冰之水漸除即水之冰豈判然二物哉故善財已發無上菩提之心而必徧參五十三善知識滄山謂行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皆理悟事除頓漸之說也此十六字乃千佛相傳之的訓萬世不易之宏規也參學者宜盡心焉。

知有涅槃不戀三界。

知有二義其一知者聞見之知也聞說涅槃為歸依處念念趨之何戀三界喻如窮子知有故鄉自不貪戀異鄉而欲久居之也其二知者了悟之知也已悟涅槃真樂在我何戀三界喻如窮子既返故鄉豈復追戀異鄉而欲更居之也今人口誦三界火宅之文而心實孳孳焉耽著不捨者不知有涅槃故也不患不出三界唯患不知涅槃知之時大矣哉。

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

經言將此法門開示未學能使垂入阿鼻地獄者即成極樂淨邦供養恒沙如來者不及少分功德知解狂流一見此文生大我慢不復精進寧知佛之一言自利利他義實雙具今但知將此法門開示人之未學曾不知將此法門開示己之未學何其不明一至於此。

附諸經

△般若心經

般若心。

賢首疏云般若是法心是喻一說非喻云是般若智心二各有旨今依賢首良以心為百體之主而此經以少文攝般若之全義有心象故。

觀自在菩薩。

據施護譯是大士所說若然菩薩下應有言字今謂佛說為是什師奘師二譯皆可證。

是諸法空相。

空本無相欲人識空故於無相中特出其相言無有生滅垢淨增減者是空相也空相如是而無相之意益顯矣。

揭諦。

疏先云神呪祕密不翻次言亦可強翻因云梵語揭諦華言去也度也蓋揭諦二字合成梵語而其義則為去為度非以去訓揭而謂揭去惑障也夫既曰強翻強之為言不得已而然非出乎自然也曷若已之。

△圓覺經

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云云)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華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

疏中知是二句無生死之法亦無二句無免輪迴之人彼知二句拂觀智知虛二句泯拂心亦不二句遮斷滅其說甚精萬世不可易者一說知是空華便脫輪迴有何人法彼知覺者是我真性猶如虛空起心知空乃是空華如是任意而說亦似省便但以經文照應體貼上云知是空華次云彼知覺者次云知虛空者次云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末復結云如來藏中無知見故以五知字前後融貫讀之方知疏之不苟。

種種取捨皆是輪迴。

圭峯以忻彼極樂為取厭此娑婆為捨蓋為上根遣著而執之者遂生疑障不願往生然今人止據圭峯略疏未見諸家詮釋若水云經言始終等相舉世間法皆然只如一人之身始終生滅或前有後無或前無後有四大之聚散心識之起止煩惱相續苦報循環種種境界或取或捨非指取極樂捨娑婆也鄣南云取捨約道業言圭峯何意以捨穢取淨銷經耶愚按此言種種取捨下文彌勒章中即問輪迴有幾種性而佛答以種種貪欲故有輪迴其種種字前後相應則取捨乃重有貪欲欲順則取欲違則捨取捨不休所謂煩惱相續也豈以往生淨土為貪欲乎或疑慕羨彼土而願往生寧非貪欲不知求仁求其在我尚謂欲而不貪淨土淨其自心何得名為貪欲故下文所開貪欲初云貪者謂樂五欲次云貪者謂樂十善次云貪者謂樂四禪八定曾不言樂淨土為貪欲也如必盡理而言樂求圓覺亦貪欲也豈獨淨土乎須玩疏云又於根身器界厭此忻彼又之一字是正解經文已竟而發其餘意耳非專指淨土也故特會苕鄣二師之說而詳辨之。

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

但諸聲聞者言無論如來大道但諸聲聞修習所圓滿之境界其身心語言縱皆斷滅終不能至彼親證所顯現之涅槃夫無心尚不能至小乘之涅槃況有心乃能入如來之圓覺乎以理反覆較量而知其必不然矣或疑身心等既已斷滅正謂涅槃何云不至又既曰聲聞則聲聞涅槃乃其本分中事何云不至此之文義稍難銷會今詳彼之身心雖云已滅若作是念我今能滅身心已證涅槃即不名證故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著我人

眾生壽者彼經無得此經不至意正同也言親證者謂身親證之也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豈有自身至自身所證之涅槃乎且涅槃何物其住何所而欲至之譬如虛空有人於中竭力馳走欲至空之極處而為親證窮歷十方備經多劫終不能至亦猶是耳一說聲聞不能至佛之涅槃如果指佛不合云彼彼之親證是聲聞所親證也妄得云佛一說金剛藏不能至聲聞之涅槃如果指剛藏則所圓境界下當云汝今身心語言皆悉斷滅方可不然是何人身心斷滅又須於終不能至處文便畢方可不然後語重前不成文理請從但諸聲聞一氣讀至所現涅槃自知上下語意血脉貫穿明指聲聞何得扭捏而云剛藏且初心菩薩猶可謂心雖廣大趨寂證果未至聲聞而剛藏何如人哉是十地位或等覺流文殊普賢之等侶也不應劣之反讚小乘為大菩薩所不能至故宜專就聲聞於理極當疏中以百官宰相庶民天子巧為比喻精確明快無勞異說矣。

一切眾生皆證圓覺。

圭峯謂此譯人之訛當云證諸眾生皆有圓覺真淨罵斥謂眾生若止有圓覺而不證者畜生常為畜生人亦不須求解脫矣古今相承咸病圭峯然圭峯亦自有見蓋經文若云一切眾生能證圓覺而圭峯以為訛則其說誠謬今經文語局意圓其意實謂一切眾生皆有證圓覺分非謂眾生見前悉已證圓覺也圭峯恐狂人據此便擬安坐成佛則上文所云勒斷二障二障永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者果何為哉其真淨罵斥亦自有見亦恐狂人由此擅以己意竄易經文也然則真淨不罵圭峯圭峯不改圓覺兩得之矣不然自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圭峯何以有是語。

非性性有。

圓覺本非諸性而諸性必有圓覺喻如金體本非釵釧鉞鐙而釵釧鉞鐙必有金體也不必更為異說。

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是梵行。

三毒本空即是法性如堅冰本空即是澄水故婬怒癡與戒定慧同名梵行非謂見前婬怒癡便是梵行可安意為之也任運三毒之場逍遙成佛是謂腰纏騎鶴豈不美哉而寧有是理乎故此文唯如來隨順覺性中有之上文凡夫隨順未入地菩薩隨順已入地菩薩隨順曾有此文否又凡夫文中但教永斷勞慮又後文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婬怒癡既是梵行則勞慮煩惱自應任之何須更要永斷更要降伏。

云何人相謂諸眾生心悟證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起過一切證者悉為人相。

心悟證者一句總標言證是我悟此證者是人下乃申明其義言何故悟證者名人悟證是我自不認我所悟之證既非我則能悟者亦非我矣如是則悟已超過一切證者非人相而何一切證恐泛說為是以證有能所及淺深也疏云絕能悟之累夫人相正屬悟處今非絕悟絕其為悟之累者我相是也。

無令求悟惟益多聞。

圭峯謂無人教其求悟惟崇尚多聞而已慈室云無令者禁止辭也戒以心待悟也二說俱通今細翫之據上文心存少悟皆是我相則禁止之義長據問中開悟法性頌中若能歸悟剎則無人教令之義勝以前後悟字不妨文同而意異故故從圭峯。

△法華經

迦樓羅王。

梵語迦樓此云金翅文句言世書以金翅為大鵬大鵬一名鳳凰鳳凰唯食竹實不食生物金翅噉龍故知非鵬金翅非鵬文句之論明矣未辨鵬之非鳳也鵬亦曰朋即古鳳字字雖同而鵬實非麒麟鳳凰之鳳也舜典所載文紀所稱有若所舉以及諸書凡言鳳者並非是鵬鵬鳳自二鳥耳且鳳身高不過仞故能儀虞廷鳴岐山棲梧桐若大鵬則莊生謂翼如垂天之雲齊諧謂于扶搖而上九萬里豈虞之廷岐之山梧桐之樹所能容乎鵬既非鳳則以比金翅不必噉龍與不食生物為別但較形之大小其義自顯經云金翅兩翼相去三百六十萬里則何止垂天之雲奮翼而飛百千萬億無數由旬尚不足恣其翱翔又何止九萬里而已哉。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初云散心次云一稱散則不專一則不久不專不久胡遽成佛有說雖止一稱由其懇切故少勝多如張善和臨終十念之類是也其說亦是然非經旨況既云懇切何名散心當知此處全重悟解一乘自性故散心尚爾況至心者一稱尚爾況久稱者圓機入道與不圓人日劫相倍正此意也又此乃正作何言已成蓋有二義就事則往昔劫中如是稱佛之人皆已成佛就理則纔舉口時成佛已竟何待三祇熏鍊抑豈有佛新成者哉。

若草木及華。

此華字人多作筆硯之筆訛也筆從竹華從草彼音畢此音委華者草木華始生也故曰若草木及華文義極明無可疑者經中種種譬喻皆從勝至劣極劣之善皆成佛道況其勝者乎故上自金銀下至草木又下而至草木始生之華也諸刻本有作筆者有作華者然讀筆者少讀筆者多凡為五種法師當正其是非毋令初學展轉訛悞。

其祖輪轉聖王(云云)頭面禮足。

大通智勝如來既成佛已父率臣民頭面禮足有人引此以破予正訛集中父母反拜之辨因再辨於竹窓隨筆猶恐誦法華經者但見彼說不見辨辭尚為所惑為害不淺何者佛言必依於忠孝而執其僻見作此逆理敗倫之語又引經以證何怪乎世儒謗佛氏為無父無君也茲不憚煩再為剖析大通已成佛道佛者大千世界三聖六凡之慈父也其父雖貴極輪王亦只是四天下之父而已此何等境界而蠢爾凡夫纔墮僧數便擬如佛有是理乎故云待汝成佛受父母拜未晚若言三寶一體者佛具三十二相汝今幾相佛見父王頂禮涌身高七多羅樹汝今涌身幾樹以是較之云何一體況涌身虛空者正示不受父禮而汝猶未悟也哀哉。

還著於本人。

東坡謂呪咀毒藥還著本人則失佛慈悲當云兩家總沒事吾不意東坡之高明而作此鄙俗語也或記錄者訛也此還著一言有事有理事則邪不勝正慈能制凶今以正念觀音大悲神力自然還著譬如含血噴天還污己身將頭觸火反焦己額不期然而然非觀音加罰於彼而行人亦不宜起心願彼還著也理則三毒十惡皆出當人菩提妙心今以正念觀音智照神力旋流返聞復歸元真彼毒惡等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不還著本人而誰著耶。

△佛遺教經

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汝等宜應質直其心。

疏云離邊觀中捨事求理皆名諂曲夫尋常言質直者乃質實無偽正直無邪而已今所明即起信直心正念真如之謂也何謂離邊觀中蓋執有執無固邊非中離有無之二邊而處乎其中者亦非也故有但中不但中但者獨也獨中之為中而邊非中也不但則無邊而非中矣先德云拈來無不是又云大福德人執石成寶又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又云咳唾掉臂無不是祖師西來意是之謂即邊觀中也彼事與理例此可知如是則何等明白簡易真率徑捷法爾如然無假造作名之質直不亦宜乎回視拘拘然離邊而後中捨事而後理者祇見其牽合遷就迂回委宛出乎造作而非自然矣名之諂曲不亦宜乎大哉斯經佛所遺囑言近旨遠不可忽也。

△金剛般若經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應當也應當無住而生心不當有住而生心也無住而生者清淨心也若疑心本不生不得言生但看下文云應生無所住心又云不應住色生心前言應後言不應正反覆明之也無所住而生者生即無生也。

四句偈等。

四句諸說不一唯中峯謂經中凡言四句偈必上有乃至字下有等字言於此經中受持一句二句乃至四句以及十百千句等此說最為穩當況下文云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隨之一字義更明顯。

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即不名菩薩。

菩薩不莊嚴佛土奈何法藏比丘四十八願莊嚴極樂此有二義一者為門不同故般若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法藏是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也二者空有不二故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諸眾生是故發阿耨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假使云菩薩作是言我不莊嚴佛土即不名菩薩亦可也如是滅度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則終日莊嚴而未嘗莊嚴也。

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云云)於法不說斷滅相。

佛身非相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善現既已了悟今問不異上而答反似迷顧云可以相觀如來者何也古有二說天台以此答為邪答下答為領會意云時情謂然我解不爾則此答

時情所擬為邪下答善現自解為領也但於問同答異義尚未明賢首據大雲謂前言不以相見是悟色身今言可以相見是猶迷法身蓋善現已知色身從法身流出則即色身可觀法身如苗從根出即苗可以觀根也故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而佛詰以輪王相不異佛寧可即是如來善現便會佛意謂佛相起於法身而輪王相雖同佛起於福德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乎佛既允之而復恐其淪於無相不知即色即空故又云莫作是念如來不以相得菩提乃至云發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是則恐彼著相佛即遣相恐彼著空佛即遣空直至色空雙泯亦復雙存存泯兩忘遣無可遣而後為般若真空也。

△維摩經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莫見此心淨土淨之說便欲撥無淨土蓋據理則即心即土心淨是名土淨何須更願往生據事則上之隨字下之則字因果相應隨心淨則土由以淨隨心穢則土由以穢也下文舍利弗心作是念世尊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則知心淨為因土淨為果必有淨土明矣。

不起滅定現諸威儀是名宴坐。

不是身入滅定而又外有一身以現威儀也依然一念不生自爾萬行具足蓋不以心應物而以形應物故肇法師云心智永滅而形克八極也是外彌現而內彌寂也。

唯舍利弗。

唯字不可圈上聲圈則音當作委應諾聲也不圈則音如本字助語辭也彼人有語此方應諾今舍利弗無語維摩詰何所聞而諾之也。

△觀無量壽佛經

九品往生。

有言經列九品教令作觀正為普度利鈍諸根俱得往生蓋易行道也而知禮法師之鈔此經也全重一心三觀其旨深玄則反成難行之道予初亦以為然今知彼鈔原以妙宗為名是欲往生者皆發最上之心以副如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之本意其不能者任彼但修事觀而已亦利鈍俱收也。

欲生彼國當修三福一曰孝養父母(云云)如是三事名為淨業。

經以十六觀為往生正因而此乃言當修三福謂孝養父母等下文上上品中又說三種心謂至誠心等又說三種眾生謂慈心不殺等不言修觀其故何也蓋往生多門不必盡修十六觀而生也六度萬行皆可回向西方而此十六觀為因特切故佛苦口開示以普度有情耳末又會事歸理則三福等俱入實相即是妙觀。

△大彌陀經

觀音補佛。

經云彌陀般泥洹時觀音次補佛處夫既有泥洹安得為壽命無量此有二義一者彌陀原是有量之無量以壽雖有量然無能知其量處則有量而無量也二者經云觀音補佛及勢至則永無泥洹豈勢至獨勝觀音兼勝彌陀耶明是觀音勢至即彌陀一身勢至永存即彌陀永存也妙宗云菩薩機忘如來應息名補佛處非前佛實滅後佛定生為補處也又云觀音補處無量之無量則觀音亦永無泥洹況彼佛乎。

其上輩者捨家離俗而作沙門。

或疑論道不論迹何為以僧俗別上下輩此有事有理事則僧者與三寶流號眾中尊先僧而後俗亦自然之分也理則豈必越門闥而後為捨家棄眷屬而後為離俗哉超出於煩惱之外而何家不捨解脫於結縛之表而何俗不離俗名而僧行是真捨家而離俗者也但能如是捨離豈不即為上輩。

△孟蘭盆經

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

疏中引父母恩重經而間以己意觀者宜善分別使經疏了然又所云凡夫年長唯貪妻愛頓忘母恩曲盡人情懇切苦到孝子讀之當哽咽不能為情其忤逆輩亦惻然激發其久蔽之良心矣講者須力為開導毋謂此經文淺而忽之也。

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

同者聖凡同會也則知設蘭盆者不是專供過去聖僧當普供現在凡僧也一心疏開五種心今不若以定心釋一心為妙若非定心受食何能遽拔餓鬼經劫之苦下文願七世父母當屬上文行禪定意當屬下文蓋先祝願彼父母而後行禪定意以受彼食也若願彼父母行禪定恐理不通二願字若省一字文更穩順鉢和羅圭峯云當是鉢多羅和字訛也遇榮鈔云鉢和羅此云自恣食二說俱通自恣食載翻譯名義未據出何經律如有所出後義為正。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直過入菩薩位中。

經意須菩提問學般若菩薩諸善功德無事不得亦得聲聞辟支佛功德否佛答皆得但不於中住以智觀已直過入菩薩位中莫錯會直過二字便謂菩薩輕藐三乘跳越而過夫二乘聖人斷三界見思惑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人天福田安可忽也菩薩雖志在斷無明成佛道然理勢自然必先斷見思故二乘功德皆悉得之但不住著而直過耳直過之義今以喻明譬如三人同欲涉遠計其所至路經千里一人步行一人乘馬一人乘千里馬三人雖殊必皆從近而遠一里二里十里百里乃至千里特步行最遲馬行稍速千里馬者為尤速耳菩薩直過亦復如是於彼二乘之位蓋徑直速過而不留非脫然不過也留故止宿草菴卒限於二乘位中不留故前達寶所徑入於菩薩位中也永嘉之言曰二乘何過而欲不為者哉有明訓矣。

△大寶積經

不聽聞菩薩藏微妙法門。

佛言有樂定菩薩不曾聽聞菩薩藏微妙法門於三摩中生知足相是人起增上慢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或見此文謂定不當習不知佛意為彼住定自足無復求進徒守偏空而大法不明祖關不透定力過時還沉生死耳故極言菩薩微妙法門須聽聞也非謂習定為不可也。

雖觀如來相好而不生愛著之心。

念佛求生淨土正謂篤好深願而寶積十心其最後云雖念如來相好而又不生愛著者何也蓋此事理二念中理念佛也知佛相好從因緣生因緣即空因緣既空即我自心心本不生何所愛著不生愛著是真善觀如來相好者也故下文云於無念中常念彼佛無念之念是真念佛者也若事念者於佛相好必須深生好樂念茲在茲觀始成就泥不可愛著之文悠悠揚揚似念不念觀何由成今經蓋為執事迷理者言恐其發起魔事故也。

△般舟三昧經

慈心比丘終不中毒中兵(云云)亦復如是。

佛言慈心比丘終不中毒終不中兵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行般舟三昧者亦復如是此須善會經意所以者何以如是善人萬一中毒如孔雀經有比丘為蛇所螫萬一中兵如善友太子為弟刺其雙目萬一中王難如歌利割截乃至三武滅僧安在帝王不能得其便也凡夫邪見人便謗佛經為妄語矣應知此中有事有理事則慈能制兇實有是事如佛言我以無量劫來修慈忍力於五指端出金師子而伏醉象是慈力也如持金剛經者逢遇強寇刃三下而體不傷是三昧力也佛何妄語之有理則其心普慈惡心永所不興是毒不能施也其心大悲殺心永所不起是兵不能刃也其心恬寂嗔心永所不生是火不能燒也其心淨潔貪心永所不染是水不能溺也其心堅固猶如金剛最劇諸緣強力妄想無間得入是帝王不能得其便也佛何妄語之有。

△楞伽經

佛在南海濱楞伽山中。

楞伽此云不可往山在海中非神通莫能至故異域僧謂有寶八楞故云楞伽其說無考從古為正。

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云云)名成自性。

此明三性入五法也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也三性徧計依他圓成也名相對妄想妄想即徧計也妄想對分別分別即依他也正智如如對成成即圓成也此宋譯也魏唐二譯文小不同而義一也有人謂不然以名相應對依他妄想應對徧計而無奈三譯經文炳如杲日則遁而歸之唯識然唯識云五法三性諸聖教說相攝不一故有三說其一依他攝名相分別正智四法圓成攝真如一法徧計不攝是第一說無彼人所說也其二依他攝相及分別二法徧計攝名一法圓成攝正智真如二法是第二說無彼人所說也其三依他攝分別一法徧計攝名相二法圓成攝正智真如二法正今經義是第三說無彼人所說不待言也三說皆無何引唯識為證即唯

識誠有之亦無是論非經之理何以故論必宗經違經立論成邪外故。

△彌陀經

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經意蓋云彼佛及其人民所有之壽命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也亦可云佛之壽命及其人民之壽命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也置人民於壽命之下是倒語法補壽命於人民之下是含語法隨用二法銷文無不可者有人謂不然言彼佛則誠壽命久遠佛之人民則其數眾多而無量無邊也非其壽久遠而無量無邊也審爾則劫之一字如何解釋既取數多何不曰阿僧祇數而曰阿僧祇劫也為此說者文理不通故耳不達二種語法文不通也不思法藏本願云我作佛時我剎中人皆壽命無量無有能計其數者而欲將極樂壽命同於娑婆理不通也恐悞初學疑沮往生不得不辨。

△華嚴經

世主妙嚴品。

或疑世尊成道諸菩薩諸天諸神皆來集會如一人御極而百辟咸輔也何為適合信住行等法門諸位此恐寓言非為實事今請以喻明之既知一人百辟之交相成也則一人御極百辟之中法爾職文職武職禮樂職刑罰職財用等共佐一人以成一代之治功也一佛出世而諸聖賢之同時下生者亦法爾為信為住為行為向為地為等共佐一佛以成一代之時教也又如一心為主亦法爾內之五臟六腑外之四肢百骸相與共為一心之佐孰主張是孰造作是孰施行是例而觀之彼諸聖凡幽顯佐佛揚化適與法門脗合者皆不期然而然所謂不可思議者也但當信受無容致疑。

華藏世界品。

或疑世界焉得浮處虛空重重無盡此恐寓言非為實事然塵沙剎海渺漠難明日月星辰顯明易見試觀日月等上無繩繫下無根生豈不浮處虛空而又前無所引後無所催誰為之運行者凡此亦皆不可思議又何疑於華藏世界乎。

淨行品。

先德有以此品令蓮社中人各各持誦蓋是即塵勞而為佛事不離穢土而已成淨邦者也有人各持誦不亦宜乎。

十住品。

四教儀註云華嚴十住前無十信位或以十梵行當之以梵行在十住前故也然經中十住第十五梵行第十六而晉經亦十住第十一梵行第十二何名梵行在前又問明品不出十信之名已具十信之事註者蓋未察耳。

隨好光明功德品。

阿僧祇品明出世間廣大筭數菩薩尚不能知必佛自說固矣隨好光明菩薩亦不能知者何也蓋佛有無量相今姑就足言相有無量好今姑就一好言好有無量光今姑就一光言即此

一光不特菩薩聲聞天人等蒙其利益而下被地獄眾生又不特脫離地獄生於人世而徑生於天又不特生天而直登十地如是至神至妙至廣至大超情越量不思議事非佛金口儻能言之。

普賢行願品。

華嚴所說十方法界如是廣大不可思議圓頓法門如是廣大不可思議普賢菩薩為華嚴長子如是廣大不可思議所發十願如是廣大不可思議而要其歸宿乃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夫不曰見遮那不曰生華藏而所願在見彌陀生安樂果何為而然哉又繼之以願於勝蓮華生又繼之以願於佛前授記又繼之以普願沉溺眾生悉得往生彼剎噫誦是經可以深長思矣。

願我臨欲命終時。

十願長行俱曰善男子則知是普賢勸發眾生今頌中曰願我臨欲命終故清涼大師謂應以願我二字作是人讀之則文義明顯矣人有因此疑普賢勸人非其自願遂以往生專為凡夫不知菩薩自利利人曾無二心勸人如是則自願亦如是又何疑乎經云佛告彌勒此世界有七百二十億菩薩如彌勒者皆生彼國乃至無量佛剎菩薩往生普賢何獨不願。

△永嘉集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此四句先出心體為下文惺寂張本言心體本來如是故惺寂工夫不可偏廢也恰恰兩解一云恰恰者用心也依此解亦得但恰恰即是用心何須句句入此二字一云恰恰者適當也今用此解則常言所謂恰好也恰好正用心時恰好正無心用不是用心已過方乃無心即時用心即時無心適當一時之頃也下二句反覆申明而已先言無心恰恰用者上明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今明恰恰無心時恰恰有心用也末句又重申之言此不獨一念為然如是恰恰常用而常無即影射如是恰恰常無而常用也故知心體本自有無不二下文惺惺寂寂不過復其本體而豈有所加損哉然此非永嘉語融禪師偈也偈有八句永嘉截取其四耳偈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至哉言也非真了了何能及此。